

阴谋

发生在新婚之夜

(日) 高木彬光

施元辉

著

馆

阴谋发生在新婚之夜

(日) 高木彬光 著

施元辉 孟慧娅 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ゼロの蜜月

根据光文社昭和48年44版译出

阴谋发生在新婚之夜

(日) 高木彬光 著
施元辉 孟慧姬 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农安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8.375印张2插页186千字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吉林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60 000册

ISBN7-5059-0169-9/I·115

统一书号: 10355·1169 定价: 1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阴谋发生在新婚之夜》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高木彬光、继《检察官雾岛三郎》之后，描写年轻检察官雾岛三郎司法活动的又一长篇推理名著。

暗暗恋上年轻英俊的检察官的尾形悦子小姐，得知他已和恭子结婚，心里不禁感到伤心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，她认识了副教授家本义宏。纯朴、不修边幅的副教授吸引了她。她爱上了家本义宏。但是在他们接触的时候，她感觉到家本身上笼罩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阴影，并为此十分烦恼，虽则如此，她决定嫁给他。就在他们新婚之夜，男女即将共枕之际，家本被一个突然的电话叫走而失踪。翌日人们发现了他那被绞杀的尸体。凶手为什么要选择新婚即将开始的“零的瞬间”作案……年轻的检察官雾岛三郎奉命审理这个案件他历尽艰险，凭着他的勇敢、机智、拨开迷雾、使案件真相大白。

作者以奇妙的构思、展开一幕幕错综复杂的情节，又以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揭开一个又一个悬念，情节扣人心弦、引人入胜。他的作品熔文学性、趣味性、社会性于一炉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落叶的火焰
- 第二章 失恋木偶人
- 第三章 疑 惑
- 第四章 过去的伤痕
- 第五章 零的结婚
- 第六章 检事雾岛三郎
- 第七章 时间之谜
- 第八章 竞争者的报杀
- 第九章 动乱的谜
- 第十章 消失的踪迹
- 第十一章 一日之犹豫
- 第十二章 第二次杀人
- 第十三章 巨额财产之源
- 第十四章 非正式妻子
- 第十五章 “狼群”
- 第十六章 神秘者归案
- 第十七章 悬崖上的搏斗
- 第十八章 抛弃木偶人

第一章 落叶的火焰

尾形悦子背向着蔚蓝的天空，紧咬着嘴唇，不停地打扫着院子。她出神地凝视着黑色的地面，认真而又机械地将枯叶扫在一起。

邻居家上音乐学院的女孩子正弹着钢琴。琴声划破星期日的清晨的宁静，流泄进来。她弹得很用功，连在前不久才结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，这琴声也一刻未曾停止过。

这会儿开始反复弹奏的是肖邦的练习曲——作品十的第三段：《离别曲》。

悦子暗自默默地希望她转到别的曲子上去，免得这忧郁哀婉的旋律过于搅乱她的心。

在这支曲子离别、哀伤的调子里，溶化着爱和被爱的追忆，这对于悦子是难耐的。

那次离别没有给自己留下甜蜜的记忆，相反的却是心灵的创伤。唉！同样是肖邦的曲子，为什么不弹奏鸣曲《葬送》呢？这倒符合自己现在的心境啊！

悦子在落叶堆前蹲下去，从围裙的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和一个信封。信封里是一张结婚请帖。悦子已通知对方，她身体欠佳，不能出席他们的婚礼了。

悦子划了根火柴，将信封点燃，然后扔到落叶堆上。信封慢慢地燃烧起来，落叶开始冒烟。悦子摘下眼镜，用裙襟擦干涌出的泪水。

真快，已经一年了……那是很可笑，很可悲的恋爱。

不，不是相恋，是单相思。对于自己演独角戏似的悲哀和苦恼，她当然没有理由去埋怨谁，是自己不好，爱上了朋友的情人！

悦子将易燃的落叶拢在一起，又划了一根火柴。这回，落叶窜起了火苗，悦子祈祷着：但愿这红色的火焰，把自己心中隐藏的映像悄悄地烧得一千二净。

如果过去的格言是对的话，时间将能够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。一年前，她说着“祝你们幸福”的话和他告了别。然而，要是能早日真正地心池无波地说这些客套话，那该多好！

“悦子，来送客人！”从走廊里传来母亲泰子的叫声。

悦子略微偏着头想着，客人，是父亲——律师尾形卓藏所关照的年轻律师通口哲也，并非稀客。我从来没有送客的习惯，为什么今天偏要叫我送客呢？

悦子没有再想下去，她放下笤帚，摘下围裙，跑到大门口。邻居的钢琴声，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激昂起来——还是肖邦的练习曲，作品十的第十二段《革命》……

通口哲也告别了卓藏，正要坐进自己的汽车。他年纪比悦子大三岁，今年二十九。外表显得比年龄大；他很注意修饰自己，总是衣冠楚楚。从外表装束来看，丝毫看不出不经心的地方，这大概是他天性的不苟和神经质性格的反映吧。

“失礼了，我以为你会多坐一会儿……”

悦子道别后，通口亦异乎寻常地、笨拙地点点头，眼镜内的一双细眼似乎放出和平常不一样的热切的光。

“对不起，今天因为有别的事……改日再来……”

奇怪，本来律师能言善道，可今天却结结巴巴地，好象

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一样。

“小姐……”他拉着车门，看着悦子，犹豫地叫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、没什么……”

通口哲也欲言又止，慌张地开动了车。车朝着自由丘车站方向驰去。悦子目送车子转过弯后才回到门口。

哲也怎么了……可能发生了什么令人担心的事情，来找父亲商量吧。

然而，父亲的脸上找不出一丝担心的影子，岂但如此，他的嘴边还泛着微笑呢。

“悦子，来，有话和你说。”

悦子不由自主地看着父亲，心中感到疑惑和不安。

那么……或许……

悦子的表情变得生硬了，刚才烧的信封的灰烬浮上了眼前，她觉得心灵的伤口又张开了。

走进书斋，卓藏背对着放满法律书籍的书架，坐到扶手椅上。二十年的检察官生活，十年的律师生活，从前者的最高位置——东京高等检察官时代开始，他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间屋子里度过的。悦子常想，这书斋好象就是一部大六法全书。

卓藏开门见山道：“悦子，我不说你可能也觉察出来了，通口君希望你作他的妻子。”

悦子叹了口气，垂下了眼睛。

“我觉得这不错。你母亲也说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婚姻。通口君性情好，是个前途有望的青年。他聪明，有事业心。当然，这些无须重复了……实际上，过去我也希望，通口能够娶你，但是，从我们这方面提出这件事，似乎觉得有点强求

的样子……”

通口哲也在学生时代就死去了父亲，此后，卓藏在各个方面关照他。这位老法律家虽然对什么人都很谨慎，但和通口，却无话不谈。

“那么，你的看法如何？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不能草率作出决定。不过，对方是自己人，比一般的求婚者容易判断了。”

悦子低着头，没有回答。卓藏语含惊异地问道：

“你……难道讨厌通口吗？”

“不能说讨厌，也不能说特别喜欢。”

卓藏叹了口气，点上一支烟。

“悦子，你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再也不是憧憬梦一般甜蜜恋爱的年纪了，应该以更现实的眼光观察事物……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只有结婚以后才自然萌芽，我和你母亲之间就是这样。恋爱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激情的产物。据统计证明，恋爱结婚的离婚率比介绍结婚的离婚率要高。”

父亲这些话，是人生经验？还是为了说明自己而杜撰的理论？不过作为检察官和律师出身的父亲，说这些话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悦子在听着这番高论时，考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

当然，从表面上看，这门婚事是无可挑剔的。想求得比这更好的婚姻，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奢望。

作为父亲，他也一定想培养自己的接班人。两个孩子，其中，哥哥和明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进入三星贸易公司，现在纽约分店工作……

这门婚事，要是在一年前，自己可能服从父亲的意愿，马虎将就，点头应允。——然而，对于现在已经尝过那种感

情滋味的她，尽管是单方面的，想要同体味不到真正爱情的对方结婚，那就象嚼沙子一样难受。

悦子早就打定主意，绝不和刑事、检察官、律师这些法律界人士结婚。这就如触到禁咒一样，不仅医治不了心中的创伤，反而划破了新的伤口。但是，悦子不能将心里微妙的想法告诉父亲，说服父亲。

“悦子……”卓藏以训诫的口吻道，“这不是父母偏爱。你聪明、脾气好，一定能成为好的妻子和母亲。可是，怎么说呢？你的优点，别的男人是看不到的。能承认你的长处的人，可以说就是有眼力的人了，是你的知心者了，有这样的机会，我看不要轻易放过。”

“父亲！”悦子终于开口，“通口的心思我明白，父亲的话我也懂。但要给我一些时间考虑……”

“当然可以，两三天足够吧？”

悦子十分为难，两三天怎么够呢？

“我所说的，要更长一点时间。”

“一星期左右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卓藏瞪着悦子：“这无须一个月才能答复的事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么说，你要拒绝这门婚事？”

“我……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。”

“答应这门婚事，并不等于马上举行婚礼。订婚半年，思想准备该充分了吧？”

“父亲……现在我不想和任何人结婚……”

“悦子！”

卓藏皱起了眉头，眼睛里射出一道严厉的光。

每当父亲扳起这样的脸孔时，悦子就感到害怕。这回，

悦子觉得，父亲二十年检察官生涯所锤炼的象锥子一样的目光，象对付被告一样，一下子将自己心中的秘密给挑出来了。

“我不是瞎子和傻瓜……去年秋天，你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不说，我大概也能观察出来。想想当时的种种情形，你暗中喜欢了谁，你以为我就看不出来吗……当然，名字我不说！你的心情我理解。这确是一次痛苦的考验。现在，你应该消除这痛苦的回忆，对方的两个人，不久就结婚了，你也该为自己寻找新的幸福努力啦！”

悦子的眼泪夺眶而出。确是这样，自己也曾这么想，所以刚才把信和落叶一起烧掉了。然而，这不是靠理智就可以很快地斩断的感情。

“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健康不佳，血压相当高，稍微有点事就感到疲劳，常常有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头闪过……不管如何，在我健康的时候，早一日见到你当新娘，就感到放心了。这是爸爸我现在最大的愿望。而你，年纪越大，好姻缘的机会就越少了，你也要下决心呀。”

悦子也看出父亲近来迅速地衰老了。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常常请医生看病，而最近，似乎三十年生活的疲劳一齐涌了出来一样。因而，被父亲这样当面一说，她心里就象刀扎一样难受。

但是，自己也不能这样就应允父亲的劝告。这不仅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轻率答应，对通口也没有好处。悦子感到似乎什么地方会有这样一个人——虽然自己不能象对“他”那样怀着那种深情对待这个人，但至少自己愿意接近，并愿意同这个人结合在一起。

“爸爸，你的话我明白了。”悦子终于下了决心道：

“您能不能给我三个月时间呢？我还不能抢着一结婚就自然产生爱情的那种想法来决定自己的一生……”

“对，你说得过。”卓藏的表情缓和了。

“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和通口接触三个月，然后才明确答复……”

“不是这样。”——悦子没有勇气这样回答父亲。如果在这里说出绝对不想和法律家结婚的话，那么就要认真考虑父亲的血压了……她清楚地记得，当哥哥和明说出不参加司法考试时父亲的沮丧样子……悦子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么说，通口虽然经常来家里，但你们俩单独接触的机会还很少啰……看来，你的话对，爸爸可能操之过急了吧。”

抱着得救和卸去重压的心情，悦子走出了父亲的书斋。

对于通口，不喜欢也不讨厌，这是灵魂的真言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似乎自己心里的天平倾向于讨厌那一边。

总而言之，尽管不愿意，也得答应通口哲也的约会。

如果三个月的接触中，能达到完全忘记“他”的程度，喜欢上通口哲也……

这是自己希望而又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从前，自己和通口虽然常见面，但对他却是如同陌路相逢。对这样一个人，难道会突然产生爱情吗？

其实，在悦子心里，现在没有一个自己所愿意与他同心相结的男人。在此以前，只有在独身法律家以及法律家的成年子弟们所组织的“木芽会”^①注的时候，悦子才有和异性接触的机会，而且她发誓不和法律家结婚。因此，出席这种酒

注①：即交际的聚会，此会是法律家的子弟们自己取的。

会的所有男人，当然都在选择之外了。

对悦子来说，三个月时间，完全不能指望有什么结果。

这是两天以后的事。

“尾形小姐，有您的包裹。”

听到邮递员的声音，悦子走到门口。她看着象是装着书的小包裹，不由得侧着头思索。家里经常会收到寄给父亲的邮包，那都是法律家们寄给父亲的新的著作。奇怪的是，这次的收件人写的却是自己的名字。寄件人是冢本义宏——这个名字她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，一时却又记不起来。

悦子疑惑地将包裹拿回自己的房间。她当然预想不到，这个小包裹在后来会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本书，标题是《经营学入门·各论篇》，是一本五位作者的合著。

目录当然有送主的名字：工业经营学，冢本义宏（千代田大学副教授）。开始时，悦子感到莫名其妙，但当她看到千代田大学五个字时，情不自禁地微笑了。

这是一个半月前的事：

从东京车站送走朋友回家的路上，悦子口渴，走进地下名街中的吃茶店，店很挤，只好坐双席。当时，坐同一桌子的就是这个冢本义宏。

他年纪大约三十上下，好象根本不注意自己，专心地看着书，过了好一阵子才扫了一眼手表，慌慌张张地跑出去了。

之后，悦子马上注意到桌子上遗忘着一个小布包袱，肯定是这个人的。悦子赶快拿起那个包袱，算完帐，去赶那个人，对方却已经淹没在东京车站的茫茫人海中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

回到吃茶店等失主去而复还呢！还是将包袱送到车站遗失物保管处？悦子踌躇了。她又一次端详着包袱。打开一看，她发现里面有一个大信封，上面印着“千代田大学经济系研究室”，横首用粗体签字笔写着“冢本义宏”四个字。

刚好，悦子有事要去千代田大学附近。与其将包袱交给车站服务员，倒不如顺便送还失主，更为周到。信封上既然写着的是研究室，对方一定是教师，或至少是助教，到办公室一问，马上就会知道的。

当悦子将包袱送去时，冢本义宏喜出望外，高兴极了。

“谢谢，实在麻烦您了！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在店里想问题想入神了，将这些东西忘在那里。要是失去它们，可了不得呢！总之，里面放着一些用钱买不到的贵重资料……”

连贵重物品也会遗忘的迂阔性，这是作为学者性格的一个表现，反而博得了悦子的好感。在这种充分表现失而复得的激情的谢辞中，使人觉得他好象是个大孩子……

“说实在的，因为不知道忘在什么地方，感到特别担心。想打电话问那个吃茶店，又想不起店的名字，想追回去寻找，又有怎么也不能脱身的会议……”

重复完长长的、郑重的感激的话语之后，冢本说，最近自己的书将要出版，为了表示谢忱，想送一本给悦子。拒绝他反而感到失礼，只好将自己的住址和名字告诉了他。这件事，悦子本来已经忘得精光了。

悦子把书捧在手上，冢本义宏的脸形浮上了眼前。虽然，对于细细的眼睛和鼻子记得不太清楚，但对那乱蓬蓬的头发和似乎有阴影的长脸，好象学究式的热切的眼睛和文静的举止，却记得相当清晰。那时所得的印象决不是坏的。

悦子接着翻开了书，开始浏览义宏写的部分了。工业经

营学，这门学问还是初次听到。一页也不看，对特地寄书来的作者总觉得对不住。

标题写的是入门，看来内容并不深奥吧。可是对连经营学的ABC也一无所知的悦子来说，还是有晦涩难懂的地方。不过文章倒写得比较通俗，读起来比预想的要轻快些。

当悦子读完十页左右时。发现书中夹着一张细长的象书签一样的纸。

“啊，这……”

悦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这不是一张小纸片，而是一张音乐会入场券预售票。是伦敦交响乐团，东京公演一周后——十一月五日的入场券。

“又糊涂了！”悦子小声地自言自语道。这个糊涂人，将入场券夹在书里，忘记取出，糊里糊涂，把书送到自己这里来了。

“真是需要人照顾的人呀！”悦子自语着，走出了房间，给千代田大学经济系研究室打电话，冢本义宏好象正巧等在房间，马上接了电话。

当悦子表示了对他送书的谢意，并提到入场券的事情时，对方笑道：“噢……那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那一天，你手上不是拿着一本《名演奏家故事》吗？我想，你可能喜欢古典音乐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接受这高价的入场券！”

“别在意，那张入场券反正是多余的，请别客气……我现在要上课了……”

电话一下子挂断。悦子就这样呆呆地站在那里。说实在的，自己也很想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，然而对方把这作为送还遗失物的答礼，她觉得受之有愧。要是就这样送还

人家也未免……。

这时候，电话铃响了，悦子接过电话：“我是尾形……”

说完后，耳边响起了预想之外的男子的声音。

“喂，是悦子吗？我是通口。”

悦子感到自己的脸开始僵硬了。

“前天，谢谢你了……请问，十一月五日晚你有时间吗？我这里有两张歌舞伎头一场戏的入场券……是四点半开始的夜场，我想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……”

肯定，父亲已经将自已说的想和通口接触一段时间的话传达给了通口，对方必定是想赶快创造条件。

“那个……您这样特意给我弄到了票，可是……”

悦子半无意识地说出了拒绝的话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我已经有了五日晚的伦敦交响乐团的第一场预约票了。”

“是吗？真遗憾。这么说，悦子喜欢音乐，……知道了，以后还有机会……”

通口哲也好象绅士似的，没有坚持拉悦子去。悦子放下话筒，看着手里的入场券。冢本义宏也去听吗？一定去的，如果这样……

悦子将自己已经开始淡薄的记忆集中起来，在脑子里形成冢本义宏的侧面像。胸中涌出了一股说不出的淡淡而又朦胧的期待之情，而且逐渐膨胀起来……

说不定……他就是自己所期待的“那个”人……

十一月五日晚上，悦子穿上自己最喜欢的银鼠色西服，去上野的东京文化会馆。从家里出来，心的跳动随着走近会

场而逐渐加剧了……

“我怎么啦……”

登上上野公园的斜坡，悦子暗自问自己。为什么对这个仅会过一次面，而且只是一面之缘的对方，自己的意识却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呢？是想避免和通口哲也结婚的心情的反作用吗？在提出这门婚事之前，做梦也没想到冢本义宏啊，人的心理变化是何等的微妙……

不能焦急！悦子对自己警告。要是苦于三个月之内还不能物色到结婚对象这种紧迫感的话，就要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，甚至会沦为色鬼的饵食。当然，冢本义宏这位学究式人物应不会是色鬼吧，也许可能是个已婚者……今天是不能肯定他会来听音乐的……

悦子走进会场，买了份节目表。节目表附有音乐唱片，内中还收有原预定率本乐团访日的，在四月份已去世的大指挥家皮尔·英顿的演奏曲。

在走廊搜寻了一遍，没见到冢本，只好快快进到大厅就坐。右座是位不认识的中年妇女，左席空着，直至开演，这个位子还没有人坐。

乐团的名誉理事长阿瑟·布里斯卿，走上舞台，指挥演奏日英两国国歌。

第一个节目是布里斯卿自己创作的芭蕾舞剧《逼将舞》①。

悦子以前曾在皇家芭蕾舞团公演时，看过这个舞蹈。当听到这个音乐时，眼前自然浮现出了那时舞台上的美妙情景。

①用舞蹈表现国际象棋的残步，即如何将死对方的王。